

兩朝憲章錄

兩朝憲章錄卷之八

汝寧府光州儒學訓導 臣 吳瑞登編述

嘉靖十五年丙申春正月丁巳朔 丁卯初鑄審錄關防
十五顆給恤刑官 丙子三邊總制唐龍言先年虜囚吉
囊等擁衆十萬突犯榆林臣調兵禦之虜屢遭挫衄乃別
遣五萬騎由野馬川渡河徑入西海襲破亦不剌營收其
部落大半惟卜兒孩所領餘衆脫走此以夷攻夷中國之
利也故今虜警稍息邊人云虜舉餘衆西掠四川松潘等
處切恐得利而歸勢將復熾况屬夷帖木哥韋課等或為
其積威所劫與之連合勾引套虜作牧則河泉張掖之間

未可安枕積新藝人其勢必然未雨徹桑為力則易乞勅
甘肅守臣積芻糧閱兵馬立重賞募勇敢令人分番海上
密探進兵之路與住牧之所戒諭屬夷勿與通謀構之為
間縹布之為聲援伺虜間隙為兵進止則河西腹心之疾
庶其可已從之 戊寅三邊總制唐韻奏兵部尚書革職
閒住彭澤孝友廉直卓有行誼當正德時劇賊劉三趙風
升等肅聚河南劉七等流劫山東廖風子等互援川漢擁
眾多至十餘萬俱賴澤先後討平後引疾乞休為檢士訐
奏夷情誣澤閒住事已勘明未蒙昭雪茲已物故五年墳
墓荒落所遺二妾衣食不給恐非所以酬功勸善也詔復

生前官秩優加卹典以作志士忠臣之氣 二月乙巳
史張景陳奏巡撫事宜言各邊巡撫勅內有防禦虜寇修
理城池整飭軍馬區處糧餉謹關防明賞罰等事請令每
年之終以行過事蹟造冊繳報有功陞賞廢弛奉劾從之
三月戊午夜客星見于天棊星榜 上諭李時曰今紫微
垣有客星不知主何事應時對曰古人謂天道遠人道邇
事應之說起于漢京房然未必一一皆合只在人君修德
以應之景公一發善言熒惑退舍况 皇上修德之所感
格乎 上嘉納之 辛酉是時歲貢例嚴自十一年至十
四年天下缺貢至一千一百九十餘處禮部言自後惟于

食糧年深者起送二人正貢不堪許以陪貢充之不必會同巡按二司官亦不許槩學通考以啓夤緣倖進之路凡前缺貢地方依例考補起貢庶事體歸一而人才亦各得所得旨允行 壬戌詔加致一真人邵元節道號四字製文官正二品朝祭服併玉帶賜之 丙寅 上御文華殿開講 致仕南京工部尚書崔文奎卒贈太子少保謚康簡 壬申兵部以 聖駕詣陵條上扈蹕防守事宜 丁丑 上駐天壽山行殿召郭勛身言論曰適過沙河一帶居民鮮少田地荒蕪 七陵在此要人守護卿等如何處之時曰昔丘濬曾議京師當設四輔以臨清為南昌平為

北分薊州保定為東西各屯兵一萬以護京師今若干昌

平添設一總兵南護京師北護陵寢增設軍馬自然軍民

稠密上曰卿等可勘議以聞四月上以展謁七陵

還遣成國公朱鳳祭孝陵英國公張溶祭顯陵己丑祭

酒呂柟進恭和聖製詩一章賦一篇曲十首上留覽

甲午詔起原任戶部尚書許讚為吏部尚書丙申行

大禘禮于太廟癸卯駕發京師次沙河行宮乙巳

上駐蹕天壽山辛亥上親詣長陵獻陵景陵閱視

語郭勛等曰景陵規制獨小又多損壞其於我宣宗皇

帝功德之大殊為弗稱當重建宮殿增崇基構以隆追報

臣按宣宗在位真守成令主也優禮大臣撫綏黎庶其文辭之工則閏飾典章繪詩賦其威武之奮則廓清黠虜擒服克親漢之宣帝唐之宣宗有不能彷彿其萬一者而陵寢獨不稱其功德是必生時于營建等務愛惜財力如文帝治霸陵令用瓦器之類故若此其卑狹而且易于損壞耳此正見其為仁聖也然在宣宗自為則可至後王追報之意則猶歎然自以為不稱者我世宗重建而增崇之表揚功烈蓋孝思懇至矣

癸丑 駕還京 五月乙卯朔 上諭李時曰端午節朕

奉兩宮賞節昨有慈諭罷免朕以宴樂一節不可少不可
過少則不見交誼之情多則有傷耽樂之好若夫君臣一
賞足寓交泰之意卿其與勛一計之身言上臨言旨周盛
時君歌鹿鳴臣歌天保先儒謂泰和在成周宇宙間于是
撰儀注以上一奏 聖喜慶賀之舞二奏富鴻翔翔之舞
三奏群仙朝聖之舞 丁巳 上諭內閣訓錄已完可將
皇祖御製文集累朝文集及五經四書二十一史性理
大全聖學心法令各謄寫一部藏貯不必開節再幸天壽
山面諭重修宋史 戊午詔求紅黃玉 上曰爾等多方
訪求務求必得以稱朕禮神之意 己未端陽節賜百官

宴于奉天殿宴畢上幸西苑預命郭勛李時夏言候于崇智殿遣中使賜艾虎花絲百索牙扇等物勛等致詞謝上曰今日之宴一以賞節一以酬前日山中之勞至水次上遊龍舟召勛等各登舟給酒饌命臣舟近龍舟行自蕉園迤邐至澄碧亭登岸復宴于無逸殿各稱觴上壽盡歡而罷乙丑禁中大善佛殿內有金銀佛像并金銀函貯佛骨佛頭佛牙等物上既勅廷臣議撤佛殿即其地建皇太后宮夏言請勅有司以佛骨等座之中野以杜愚真之感上曰朕思此物智曰邪穢必不欲觀愚曰竒異必欲尊奉今雖埋之將來豈無竊發以惑民者可議

所以永除之。部議請投之于火。上從之。乃焚于通衢。

燬金銀像九一百六十九座。骨頭牙等凡一萬三十餘斤。

辛未。上謁陵還。召李時。復言于行宮。論以肅宮規制。

宜遜避祖陵。節省財力。至是。言等請量存其制。上欲親

往決之。甲戌。貴州都勻夷酋王阿向世。據凱口。圍夔為

不靖。巡撫陳克宅平之。上嘉其功。陞賞有差。六月乙

未。陝西總制劉天和奏。平慶臨鞏之間。乃虜出入要道。宜

增築堡寨。倍使高厚。歸併小堡。編立保甲。擇有力一人者

為之。長多備矢石。遠設斥堠。烽火虜警一傳。即收斂人畜。

各自為守。有能控險劫營。斬獲首虜者。與軍士同賞。所獲

西涼... 卷... 三

牛馬因以與之巡撫歲一閱視如堡寨堅完虜無所掠則

受賞不然則受罰疏上詔一一舉行 七月庚申勅勦陳

言三事一請漕卒許載貨物以通下情二請餘鹽盡入塞

下以實邊儲三請復設礦課以助工工戶部覆漕舟貨物令

甲不許過四十斤之外今宜以此為率勿令越限山東河

南順天等處原有礦場可採取者下撫按設法採辦輸委

工部以勦營運之費工畢停止至餘鹽之議宜特遣才望

大臣親詣兩淮清理從之 戊寅皇史宬成專藏訓錄其

列聖御容別修飾景神殿以奉 八月辛丑陝西總制劉

天和奏陳西邊事宜一謂當用故尚書秦紘改造隻輪小

...

車昔 孝廟賜名全勝車其制甚便可以擺列造牆以遏虜入可以擄阨險要以要虜歸二用神臂強弩可及三百步復準漢耿恭之法矢鏃開四尖又傳以射虎箭藥人馬中之無不立斃三修築邊牆挑空壕塹以制虜入總之三役並興不過費銀二十餘萬兩目前之費不多而將來之益甚大至興武營南有鐵柱泉者方可百步虜每來必至此飲馬居數日而後入及其驅掠而歸亦至此飲馬數日而後出臨泉處故有一小堡請增築高大包其泉于中以兵百人令一校據守其地堡外空地極多令堡軍開墾旁石溝有盞池即令堡軍採食使虜數百里無飲馬之地則

其勢自不能深入矣從之

丙午先是虜囚吉囊率衆十

萬屯牧賀蘭山後已而分遣其衆入寇涼州副總兵王輔

等率衆八百騎分三哨逐之至塞外孤山墩再與虜接戰

戮酋長一人奪其纛斬首五十七級獲馬一百四十匹已

而虜復入莊浪境總兵姜勳以涼州兵馳至與虜遇再戰

再勝虜騎大集勳伏兵岔口俟虜走以誘之虜追之遂陷

伏中大敗斬首七十一級奪馬二百匹捷聞上甚佳悅

陞劉天和左都御史以璽書褒諭仍賞銀幣餘各陞賞有

差 九月辛未 駕至天壽山時 上方有事山陵而宣

府營恭日至兵部請遣防禦從之 丁丑還京 戊寅御

史余光上所撰二京賦詔付史館 十月戊子 皇第二

子生 庚寅京師及永平保定諸處所屬州縣俱地震有

聲如雷 辛卯 上躬祭南郊以誕生 皇子告 上以

地震諭禮部以朕懼上天宜即行修省自今日始青衣黑

帶靜處三日露告于天賀喜事其已之夏言奏 聖嗣誕

生天下大本所係臣民胥慶茲遽以修省免賀不惟無以

紓臣子慶幸之情至於所以重國本答天眷亦若有未盡

者請俯順人情仍于修省之後御門受賀則仰畏天監丕

承天休並行而不悖矣 上乃許之 乙未 上御門受

百官朝賀 戊戌初張延齡下獄刑部主事沈椿以戚昵

故不令人重獄後代者遂襲其故脫其桎梏益寬假之迺
齡在獄嘗書聖學心法一幅題君道不明賞罰于其端為
儉人劉東山接迺齡前事并誣主事羅鳳臣上怒令備
查先後提牢官吏執付錦木拷訊尚書唐龍上章引罪
上令戴罪審處詔下都察院從重擬罪都御史王迺相議
迺齡怨望當比子罵父者律仍前候斬主事沈椿等二十
四人俱贖杖 己亥更定世廟名為 獻皇帝廟 庚戌

上親告長陵 辛亥 上詣裕陵茂陵行慰告禮 十

一月禮部兵部言安南干 高皇帝時陳氏首納款永樂
時其主曰焜為賊臣黎季犛所篡 太宗興師討之求陳

氏裔不得乃郡縣其地後有黎利者詐稱為陳氏後請改
為國 宣宗許之乃今篡主奪國職貢不修宜與問罪

師 上曰仍會議征討事宜以聞 乙亥增飾大廟營建

太宗廟昭穆群廟獻皇帝廟工成 辛巳冬至節 上大

祀天於園丘 十二月郭勛再疏言採礦無損于民有益

于國薊州西有瀑水礦洞居人嘗竊發之獲利無算乞遣

內官及錦衣官一員奉勅往督僉家業殷實者為礦甲熟

知礦昧者為礦夫所獲礦銀三分為官課五分充顧辦費

二分歸之甲夫人等用酬其勞則彼此皆畢力于礦而所

獲自倍矣戶部言前已責成撫按不必別有推委議下撫

按行

臣按漢魏以來始有銀礦之說始設採銀之官大率山澤之利有限或暴發輒竭或採取歲久所得不償所失宋人蓋已慮之矣至於我明坑冶之利不及前之一二匪徒不得其利而往往又罹其害取之而歲課不足則地方之賠補者難繼取之而錙銖有遺則貪婪之競起者無算昔宋太祖曰未能損金於山豈忍奪民之利太宗曰地不愛寶當與衆共之彼郭助者先以助工為言已下撫按委輸矣而此復欲內官錦衣胡不為朝廷愛生靈乎我祖嚴于封守

不使擅開其于利害見之審矣

壬辰奉安 太宗神主于太宗廟列聖神主于昭穆

癸巳奉安 獻皇帝神主於獻皇帝廟 丙午 上命皇

子名曰載灃親告于 皇祖皇考 丁未其肅巡撫趙載

條陳邊事一言套虜言囊屐犯邊境且有併吞小王子之

心宜勅本兵會議戰守防禦之策二言土魯番素恃瓦剌

為逆今聞與瓦剌有隙若乘間招之必當效順可以坐制

土魯番使不敢叛三言土魯番撫之大過信之太深令彼

志益驕恣今宜俟其犯順之日即戮其使人奸黠者其餘

遷之兩廣即彼悔罪止許通貢不得輒還其使四言諸屬

羌人皆我屬番宜嚴買之應募者保送承襲畏服者量授
一官使其傾心向化為我藩籬五言邊功陞賞宜限一年
內勘明具奏六言遇賊敢戰必有傷損輒坐謫戍之律以
故人求自全遇賊輒避宜申明定例以改戰為功不戰為
罪凡殺虜以上若干充軍若干以下降級令勘官易于邊
守七言邊濠坍塌宜行修濬原無濠塹宜行創築疏上兵
部以制馭套虜撫處危剌誅遷夷使三事下總督議奏餘
如議行 戊申以上兩宮徽號祭告郊廟社稷 閏十二
月壬子戶部左侍郎周鼎上疏諫伐安南言不可者有
兵部以為忠謀得旨待所遣錦衣官勘奏更議之 甲寅

廢后張氏薨

癸亥恭上兩宮徽號曰

昭聖慈壽皇太

后

章聖旨壽皇太后

庚午禮部左侍郎黃宗明

明鄆縣人初張桂以議禮得幸侍其氣勢更相牽引乃宗
明初與張桂意合無比周迹故張桂既去人亦無訾之者

辛未吏部尚書許讚至京

上命即口付任視事讚疏

謝曰臣當恪守成規仰遵明詔疏銓選以決壅蔽之弊公
薦舉以復久任之法停中外無故改調之途抑近年奔競
濫陞之習斟酌年資均平勞逸以期報塞萬一上嘉其
忠悃致仕吏部尚書汪鏞卒鏞祭源人以太畧見稱喜
窺時好賦性傾狡善以智陰陽人主上亦頗厭之語輔

臣曰：所鑄邪佞詭隨，其去留不足為有無也。鑄不得已，乃致仕。甲戌，加授致一真人邵元節為禮部尚書，以禱祠。皇嗣誕生故也。

嘉靖十六年丁酉春正月辛巳朔，戊子，徽王厚熹得白兔，撰頌以獻。禮部尚書言：當獻九廟兩宮，以承靈賜，仍聽群臣上表稱賀。上不許。己丑，御史韓岳言：京師米價翔踊，請令有司收養窮民，及發太倉銀平糴，以賑濟之。戶部覆會糧既以時放，而豪右乘賤居積，價復騰貴，宜嚴其禁。上是之。凡各倉官糧有乘時射利者，巡倉御史緝事等官嚴捕治之。

庚子，禮部請冊立東宮。上曰：卿

等具悉忠愛可少待之

以太虜出邊詔軍回大同

遼東遊兵仍令此後非有重大邊情不得輕調

壬寅

部覆其肅巡撫趙載所議二事一言西域土魯番等各國

稱王者一百五十餘皆非本朝封爵又劾即此給卒原非

入貢番夷蓋西域賈胡詭立名也不過徵資于耳令宜擇

審酋長使臣名數定為限制凡冒濫稱王者責令改正違

例入貢者以禮阻回每國分等第每十人許二人赴京餘

留在邊聽賞一言外夷通事皆以色目人為之往往視彼

為親視我為疎在京則教其分外求討伴回則令其潛買

禁物且諸夷之中回夷最黠其通事宜以漢人為之母令

交通以生夷心詔如議

按宋享來王外夷事中國之禮而寄象狄鞮中國所以通四夷之情若稱王不由本朝則統體下移而通事皆取色日則引誘最易若土魯番者在火州西百里成化時侵陷哈密與中國通貢叛服不常乃遽自稱王至百五十餘漸不可長矣通事等官入朝引領山還伴送久之則分外求討潛買禁物誠有如趙載所言者茲欲譯審酋長令其改正仍以漢人燕道其事斯所以正體統而絕引誘者大而密矣哉

於邊計者哉

癸卯

皇帝三子生

二月壬子

安南國世孫約寧差圖

人鄭惟憭等赴京奏稱貢使不通由莫登庸不軌道路且
截乞興問罪之師 上差官勘覆以待區處 戊寅先是

上躬詣長陵致祭宮使傳稱

皇帝四子生

上御製

嘉喜歌頌示危從大臣各賡和以進 三月甲申還京

壬辰命塞天壽山東西通黃花鎮路以

丙午駕發京師

視金山建造行宮

四月癸丑還京

庚申議征討安南

言莫登庸十大罪即命將出師征討兵部左侍郎潘珍上
疏以為宜移檄交南聲莫賊篡逆之罪必殺不赦其餘脅
從許其歸順仍徵黎寧檄以殺賊之權令督所部兵馬候

大兵入境併力進討。上以威亂人心，禡職閒住。五月

己卯朔，上命皇第三子名載弼、第四子名載圳、丁

亥起復右都御史毛伯溫到京。上命即日之任，候征討

安南之命。伯溫條陳六事：一曰正名，二曰用兵，三曰用人，

四曰理財，五曰明賞罰，六曰一事體。上曰：覽卿奏具見

經畧，俱依擬行。戊戌雷震，謹身殿鳴吻。六月庚戌，御

史桑喬以殿廷被災條陳三事：一禁女弊以節工役，如沙

河行宮該部原議用銀七百餘兩，皇上洞察始改二

百餘兩，則他可知矣。二重邊防以銷隱憂，請遣才望大

歲一行邊，一則簡閱強弱耗減，作何振揚，一則調度糧餉。

儲積作何議處以便條奏施行三去匪人以重大任如尚
書嚴嵩林庭楫張璠張雲此四人者不職之尤宜速

黜以盡應天之實上嘉納之壬戌戶科給事中胡汝

霖上言大臣被論列者惶恐待罪其是非付之廷議用舍

聽之上裁尚書嚴嵩穢行既彰招致論列乃輒具奏自明

以皆鄙夫文過臣愚謂奏辯之風不息則無以存大臣之

體庶耻之節不立則無以勵小臣之行嵩志趣日下往而

不返則陛下誰與共成盛治哉得旨今後大臣被論者

宜省已勿得強辯癸亥刑科都給事中田濡陳海災三

事一在外監司守令多以深刻為能罪及無辜感召災異

乞以酷刑律治之一往者覃恩多赦獨馬錄楊慎至元正

劉濟豐熙邵經邦呂經馮恩乃隸謫籍乞賜矜宥一奏許

成風甚至誣指宮禁持脅官司請發遣如例得旨錄等不

准宥餘如議行 甲子南京吏部右侍郎林文俊卒 上

以文俊有編摩講讀之功特謚文修 司業董承叙言博

士助教等官職專教士其學識醇正訓迪勤懇者先年率

假以翰林檢討職御仍管教士比來遷轉不一自今給由

到部若有志甘恬澹學稱師模者仍令再歷九年加以清

樞庶教有專功而才無枉用從之 丙子新作養心殿

七月壬午贈故南京禮部右侍郎劉瑞為禮部尚書

上念瑞以忤逆瑾得罪褫職故從陳乞 乙巳戶部尚書

鄒文盛卒文盛公安人庶慎古朴內持風節而外

庸人故人稱爲長者 八月 皇第五子生尋處 辛酉

禮部主事許論上九邊論一本九邊論一本留覽 甲戌

皇第六子生 九月壬午交人武文淵以其衆來降

上曰文淵傾心歸附慕義可嘉賜四品章服資中金幣

乙巳貴州凱口苗平賞都御史汪珊等銀幣有差 十月

壬子刑部尚書趙鑑卒鑑壽先人歷陞是官尋引年乞休

上嘉其知止親製五言古詩一章以寵其行 上方修

先朝故事親禮大臣鑑身被恩禮其後盛典家闈而大臣

以禮進退者鮮矣故鑑之去縉紳莫不崇之 己未崇德

等殿成 命宋儒朱熹十三世孫澠廣翰林院五經博士

乙亥南京禮部尚書顧清卒清華亭人好學敦節行士

論重之先為編修遇逆璫擅權清守正不阿降職璫誅尋

復任至是卒謚文僖 兵部尚書王憲卒憲東平州人有

材畧閑于軍務勞績著于關陝後為本兵一時推重 十

一月巳卯侍讀學士郭惟藩儀封人孝友朴素 上念講

讀勞特賜祭葬 十二月甲戌 皇第七子生

嘉靖十七年戊戌春正月丙子朔 壬寅禮部言通立

體日壞道術日微宜勅會試取士務求醇正典雅合于程

式者鈎棘茁軋之文悉宜黜落其背戾經傳引用雜列不
經之言者叅奏除名詔可 二月戊辰 上以清明
視山陵是日發京師 壬申還京 三月壬辰賜進士
璿等三百二十三人及第出身有差

四月庚戌 上詣天壽山躬視聖蹟新亭

癸丑 上躬祭 太宗皇帝于聖蹟新亭是日回京

戊午兩廣提督蔡經奏安南之征必須就近體察不然彼
國人心已渙不可驟收而我動調大衆遠涉炎海即使雷
霆所擊靡不摧折然勞逸勢殊尤當審慮欽州知州林希
元奏安南人心離散莫登庸父子亂政亟行之狀以為可

以收復中國南裔兵部請會議

上以職司邦政者全不

主持協心國事其已之仇鸞毛伯温令在京別用

大學

士李時夏言武定候郭勛扈駕回駐沙河行宮言厨中失

火延燒三人行帳

上以言當思忠公不宜放而至是其

改器以副簡任

郭勛欲復各處鎮守內臣兵部覆此輩

害民在先朝已極頃幸聖斷裁革民始安堵不當議復兵

科都給事中光隆禧等言 皇上登極詔內已革內臣中

外稱快勛徒因取礦一事而欲并復鎮守恐贖貨殃民天

下洵洵上是之竟已

庚申自正月至是月不雨命有

竭誠祈禱賑恤郊外流民

甲子

駕出郊壇雲祭

戊

辰雨 五月兵部尚書姚鎮卒鎮慈谿人端嚴博學以公

平見稱率賜祭葬如例 癸巳戶部尚書王承祐卒承祐

三原人吏部尚書王恕子為吏科都給事時以言事忤逆

瑾罰粟輸邊後尋陞今職承祐庶潔好學孝友端慎卓有

父風卒謚康僖 六月乙巳山西遼州同知李文察進所

著樂書曰聖謚解二卷樂記補說二卷律呂新書補註一

卷與樂要論三卷因請興正樂以薦上帝祀祖考教皇太

子禮部覆文察所進樂書其于樂理樂聲樂原多前人多

未發者且于人聲考定五音以為制律候氣之本法似徑

截深合虞書依永和聲之旨宜令知音律者協同肄習詔

授文察太常寺典簿同該寺等官肄樂 丙辰致仕通州

同知豐坊請建明堂加尊 皇考獻皇帝廟號稱宗以配

上帝禮部尚書嚴嵩等言秋享之禮國典有缺委宜舉行若

以功德論 太宗文皇帝當配 太祖高皇帝若以親論

當配獻皇帝至於稱宗之議 皇考在天之靈亦有所不

安者臣等不敢妄議 上謂 皇考稱宗在今日不為過

情戶部左侍郎唐胄上疏爭之 上留中不為為臣下

奏對之詞作明堂或問以示輔臣特點唐胄為民 七月

丁丑兵部覆山西巡撫韓邦奇等議謂祖宗令甲官軍不

得擅誅此為小醜而言至于大盜竊發變在呼吸者安得

以姚為辭營務所司講明律意即調兵勦捕亟應援之詔
如議 壬子 皇弟六子薨 八月丙辰兵部尚書李

嗣卒充嗣內江人有器度韓局所至有聲為人倫
入輒散之貧乏布袍蔬食終身不廢吟誦卒諡康和

八月壬寅大同報軍警 上命各守臣整備士馬嚴令防

禦虜囚吉囊犯河西總督劉天和率所部將率禦之斬首
八十五級 上嘉天和功陞兵部尚書仍舊總督 甲寅

都察院以御史員缺請選補 上曰邇來御史出差在外

往往恣肆不遵憲綱今後務選老成持重者補用不許

濫受 九月辛未朔 上諭禮部曰朕惟國家之興始

丙申 丙申 丙申 丙申 丙申 丙申 丙申 丙申 丙申 丙申

卷之二十一 太宗皇帝本紀

于 太祖高皇帝而中定艱難則我 太宗文皇帝宜同

稱祖號我 皇考獻皇帝躬備大德延及朕身入嗣祖位

宜薦宗稱于是尊 文皇帝為成祖 皇考獻皇帝為睿

宗配上帝詔示天下 丁亥更命舉大享禮于玄極殿

戊子日傍有五色雲見 乙未 上詣山陵行秋祭禮

丁酉 上復詣長陵以恭上尊號更題陵碑告禮畢即日

還京 十月以明堂大享禮成賜禮部尚書嚴嵩銀幣新

鈔 乙巳立冬洽享太廟 乙卯大同修築聚落高山二

壘成追叙前巡撫樊繼祖及僉事王世爵之功 上曰大

同自張文錦修五堡致變以後相視為戒繼祖改立二堡

有裨邊防其忠愿可蔭一子以誌請書王世爵等各賞銀

幣有差 巳丑初以景雲見請賀 上許之禮部尚書嚴

嵩等各為景雲賦又大禮告成作頌以獻 上覽之詔付

史館 十一月 上詣南郊恭上 皇天大號冊表 癸

未禮科給事中顧存仁疏陳五事一廣曠蕩之恩欲赦謫

戍諸臣馬録楊慎呂經馮恩等二崇安靜之吏謂守令好

為新政而實擾民恐後將效尤宜令近日條陳利弊類梓

成帙人授一冊以便省覽三重撫按之責謂指深刻為名

流日循良為庸品今後必精必當毋蹈前弊且數易長吏

後益為亂乞勿復輕議以調繁簡四精考察之政謂今日

所謂賢而舉之者即往年所謂不肖而黜之者也與其舉于既黜之後孰若精于未黜之先近者明堂大禮乃吳瑄何人而議之釋氏害義乃葉凝秀何人而乞度牒乞嚴禁之五嚴流民之窩謂四方流民潛住京師布面挾制官府甚至匿名投書沿門黏帖積習成風漸不可長乞令緝事衙門做治上以接收議禮謫戍諸臣令廷杖發口外為民戊子山西巡按何贊言河套沃野幾二千里為中國門庭之險而近為虜囚吉囊所據并吞諸戎兵力日盛外連西方海賊內通大同逆卒虜兵一出莫敢誰何宜亟勦除其策有二一曰計以破之欲使西北諸鎮各出遊奇諸

兵分爲數隊頤以驍將數往侵擾使其分救不暇伺其隙
寇宜大則陝西三邊乘其虛以直搗西寇全陝則宣大二
鎮躡其後而窮追之又募死士以斫其營用間謀以離其
黨二曰勢以走之欲于邊境多置墩臺斥堠盛陳輕重強
弩烽火相接刀斗相聞耀兵牧馬不却不前示之以欲戰
之形而又時下詔旨以督勵將領量頒恤賞以振作師徒
待其兵欲解散勢有可乘諸鎮各以大兵臨之草薙禽獮
使其隻輪不返然其要又在於久任撫臣以責成效興復
屯法以裕邊儲疏下兵部請令本鎮守臣勘議 上以其
事無可勘報罷 辛卯冬至祀天于圜丘禮成 上還御

天殿文武群臣行慶成禮畢詔示天下 十二月癸卯
董聖皇太后崩 乙巳 上命駙馬都尉京山侯崔元為
奉迎行禮使各官俱赴承天府奉迎 獻皇帝梓宮 上
子駕發京師詣山陵大峪山躬往相視天顏悽愴擗踊號
慟諸臣莫不感慨 乙卯大學士李時卒時任丘人謙和
得士心以謹慎稱 上意秉政數年雖無大匡弼而議論
常在寬平天下稱為長者卒贈太保謚文康 一禮科給事
中姜良輔等上疏請停南狩報聞

丙朔憲章錄八卷終

兩朝憲童錄卷之九

汝寧府光州儒學訓導臣吳鼎
奏 皇朝 奏

嘉靖十八年己亥春正月庚午朔 甲午 上諭禮部冊

立 皇太子具儀以聞 丙申 上勅諭禮部以 皇考

顯陵建造狹隘欲躬詣與大臣周閱山川更卜吉兆重建

玄宮擇于二月十五日子時發京 二月庚子朔 冊立

皇太子是日當午日下有五色雲見長徑二丈形如龍

鳳是為御雲大學士夏言疏賀 上曰慈寧几席未除其

免賀 乙巳大學士張孚敬卒孚敬未嘉人剛明峻潔一

心奉公慷慨任事不避嫌怨果於自用休休之量是其所

兩朝憲童錄 卷之九 吳鼎 奏 皇朝 奏

短

上親按古謚法以其危身奉上特謚曰忠眷顧之厚

終始不替云 丁未吏部尚書許讚等各上疏諫上南幸

上曰今事已定而惑于群議非實有諫止之忠宜思之

勿為此沽名之舉左都御史王廷相特疏進言曰有謂輦

路所經災荒特甚人相啖食盜賊蝟起恐有萑苻不逞犯

屬車之清塵者有謂近邊虜囚若花當等部落日伺邊警

倘鑿與遠涉鼓衆深入突至昌平京師戒嚴者有謂扈從

軍校及內外從官不下數萬輶草車馬供應不貲者然患

猶在外處置得宜尚可保其無事臣之所慮乃不在此

皇上玉體常加善攝猶時小有不快今也登歷長途衝冒

風雪六氣襲之五內受之萬一違和誰其任焉臣以為登
頓于山原不如深宮大廷雍容之為安觸冒乎風塵不如
逸神靜志逍遙之為樂且巡幸一事所閱甚大蓋居中可
以制外事勢機樞盡由之我也處外必假付託事勢機樞
半由之人也况勞人動衆之際加以苦急無聊之狀變
生倉卒患起不虞又理勢之或然者乎伏願 皇上少加
察焉臣請當事者自行必能辦事所供賞賜銀兩留為修
建顯陵之用不惟免 皇上遠行之勞而且大事易襄無
意外之變一舉而三得矣疏入時 上以考思深篤南行
之議已決雖知其患不及用也第以有旨答之 授先賢

曾子之後質粹為五經博士質粹曾子六十四代孫居宋
豐縣其遠祖揚者曾子十四代孫當新莽時不受偽命而

質粹其裔孫云大學士顧鼎臣以為言故有是命 甲寅

命 皇太子監國以宣城伯衛鏞等大學士顧鼎臣等協

守 乙卯駕發京師 丁卯夜四更行宮火是時駕以嚴

辦侍衛倉卒不知 上沂在獨錦衣衛指揮陸炳負 上

出御乘輿後宮及內侍有殞于火者 三月癸酉遣駙馬

駙景和如裕州祭漢世祖南陽祭諸葛亮襄陽祭羊祜均

州祭武當山之神 庚寅 駕抵承天庥舍舊邸卿雲宮

遂謁 皇考于隆慶殿 辛巳謁顯陵 駕至純德山及

紅門降輦稽首遂乘騎登陵山立表于皇考寢陵之北

周覽久之命改營焉製謁純德山喜而自得之詩壬午

詔增顯陵園垣遂定新玄宮之式甲申享上帝于龍

飛殿奉皇考配上親製樂章守制侍講學士灰道

南上南巡江漢賦上覽之命付史館以方士陶典真

為神霄保國宣教高士典真即仲文師事致一真人邵元

節時元節病不能從乃薦典真上命吏禮二部給誥印

仍許携其家于官戊子以大享禮成上御龍飛殿受

群臣朝頒詔天下壬辰駕發承天府回京製思恩賦

乙未真人邵元節卒贈少師謚文康榮靜四月戊申

御史謝少南言慶都縣城內有堯母墓當時祀典失于紀載今乘輿親臨千載一會乞勅所司修建廟祀載入祀典從之 上以少南表揚建白才識可嘉改左春坊左司直
兼翰林院檢討 庚戌彗星見芒長三尺許光指東南掃軒轅北第八星旬日乃滅 壬子 聖駕還京師 癸亥
金星晝見 五月乙巳先是 上幸大峪山閱視陵工內閣以居守勅稿進覽遲緩 上不悅因責言欺慢狀言具疏引罪 上大怒曰每每怠慢不恭昨所選擬宮僚多不稱用密疏又不遵式却借封皮以便私情既不遵奉原記印記并歷年諭帖即可進繳御前無得隱匿革其勲階少

師官職令致仕

甲申

慈孝獻皇后梓宮發引建

聖

諭牌于承天府榜其城樓曰顯親遼孝之城

丙申右副

都御史朱裳卒裳性峻直有清操始為御史巡鹽河東有
嬖人錢寧者市鹽裳執弗與已而出按山東則先裳巡按
者王相為鎮守太監黎鑑誣奏繫獄裳上章力救辭甚懇
以并劾鑑不法數十事相得不死裳常嘉靖初綜覈吏治
舉五人卓行而裳第一歷官三十年攻若食淡若一日有
先朝名臣之風焉

臣按巡按之職不能自潔其身者多乏風裁為有欲
也 有欲則嬖幸奄人皆得以執其短而搖其權朱裳

清操足以服人故風裁一無所避錢寧之市鹽黎鑑
之誣奏不惟抑之使不得行而且辨之若是其懇彼
為錢寧黎鑑者亦無可柰何朝廷以為卓行舉世倚
之為底柱此非名臣之裒出者乎考其素行攻若食
淡者三十年猶一日蓋有以服其心矣

六月丁酉朔酉刻雷震奉先殿左吻 壬寅左都御史王
紳應詔自陳曰人事得而後天道順大臣法而後小臣
廉臣觀今日士風臣節而知災異所由來矣大率廉靜之
節僅見貪汙之風大行一得任事之權即為營私之計賄
盜大開潛通關節濫蒞可以執火白晝可以通神夫豈

之世所宜有乎。昔在先朝，蓋有賄者矣，然猶百金稱多而
今則累千鉅萬，以為常。蓋有貪者矣，然猶宵行畏人，而今
則張膽明目而無忌。士風至此，真可痛也。大臣貪濁而在
高位，則小臣倣倣無不惟利是圖。京官貪濁而安處無患，
則外官鼓動無不惟利是務。由今之道，無變其俗，將民窮
盜起而邦之厲階由此基矣。古之君子，難進易退，寧自守
以俟時，毋踐道以求合。故大而康濟世務，小而風勵時俗，
而民不失望也。今者一登仕宦之途，即存僥倖之念，要路
權門，終日十五每遇一官有缺，必數人爭競，而廉耻掃地
矣。夫恬靜為君子，奔競為小人。奔競既進，則恬靜必退。其

為世道不祥莫大焉臣不能正身格物使弊絕風清復不能遠避嫌疑抗疏論列則今日干和氣召天災實臣奉職無狀所致乞賜罷黜以儆有位不允

臣按貪濁之風起于奢侈而其究也民力必誣奔競之風起于僭擬而其究也士心必傷未有誣民之力傷士之心而和氣不干天災不召者也洪武之初貪

濁奔競者間有其人耳乃自正德時此風大熾雖

世廟累行戒飭而終不能止故考其時廉潔者什九

貪濁者什一恬靜者罕聞而奔競者接踵誠有如王

迺相所言者至於大臣法而後小臣廉尤為至要昔

孔子謂公綽為趙魏老則優而楊綰為相郭子儀臧
座中聲樂之四蓋上有庶潔恬靜之佐則不肖者且
毋泯其貪濁奔競之習不然如嚴嵩在位而其于世
蕃賄賂公行張居正在位而其子懋修連登及弟廟
廊之上既如此安能禁天下乎然敗輒之後世蕃所
積金玉寶玩抄歿殆盡懋修所取功名富貴不免削
藉豈徒嘉國害民而子孫且不保矣為子孫作馬牛
者竟何益哉

癸卯命 東宮啓本如永樂初例 七月庚午頒賜御製

大狩龍飛錄于文武群臣及各王府 戊寅水火木金四

星聚于東井

壬辰

獻

皇后梓宮

五

漢口

江沙淺

澁有

司懼議所以疏通之策適西山大雨漢水增漲梓宮得順
流而下撫臣以聞上喜曰朕仰荷天休慈神孔安朕心
寧悅甲午南京禮部尚書霍韜吏部郎中鄒守益共為
聖功畫一冊上之以皇太子幼未出閣未可以文辭陳
說也惟日聞正言見正事則可為養正之助乃繪畫為十
三事一曰文王為世子問安二曰視膳願皇太子大孝
師文王也三曰文王世子齒胃願其有古聖王謙德也四
曰漢桓榮授經見東漢猶存古風也五曰神堯茅茨土階
六曰大禹菲飲食惡衣服願皇太子崇儉也七曰大禹

卑宮室力溝洫八曰周正知務稽報難願 皇太子嘗身

勤民默契古帝王心法也九曰周室后妃蠶織願 皇太

子知綺繡之難得也十曰宮中隙地令種蔬菜願 皇太

子知我 聖祖之同符堯禹也十一曰西苑耕稼十二曰

西苑蠶桑願 皇太子知 皇上家法即成周家法是閔

睢麟趾之風也十三曰商高宗訪道願 皇太子知聖學

也 上謂冊語多隱諱報寢 己亥遼東廣寧衛達軍

終伏作亂總兵馬永督軍與戰殲之永以家丁夜不收三

百餘人嚴捕斬首四十級生擒二賊無一人脫者勅遼東

有變 上卜將下輔臣李時時謂求有家丁三百餘人咸

驍勇善騎射至是永竟以家丁卒功乃陞永左都督

臣按古今論邊事叵測夷情反覆匪才勇兼全者不足以攝其奸究之心馬永退閒家居久矣自給事中曾汴疏請起用遂內外倚以為重嘗攻遼東軍變由蔡經不能撫字既以失巡撫之體而都指揮劉尚德袁璘又逢迎而諂事之無怪乎于蠻兒等之鼓噪也馬永一涇才勇兼施本為名將而家丁三百餘人又善騎射能得死力世宗無逸出遊輔臣李時費宏皆贊其為甚好卒之終伏作亂斬首生擒無一得脫竟能立功遼東是因馬永之才勇足以招之而亦豈

非李時費宏之精鑒乎適今西北之噶賊東南之閩
向非于蠻兒終伏比也噶賊勾套虜為翼虎而關向
取朝鮮為蹊牛一則欲取長安闕中原睥睨神器一
則欲劫遼左抵天津扼塞餉道此非臣子枕戈嘗膽
之日乎說者謂李成梁父子素熟西北虜情侯繼高
黨類素熟東南倭情是或有然者然西北善守而有
恃東南善攻而有謀恐當時無馬永以計西北無劉
顯以鎮東南則此一二輩者難與擔當此二虜也况
糧運空虛入心怯弱何能頃刻定耶先時臣嘗憂之
而泄泄者多不見信今果然矣願 皇上廣求將材

而重其委任庶可救燃眉之急耳

己巳 皇第八子生 乙卯朶顏衛夷人打哈以姪葦蘭

台等俱得職事而已為花當子乃猶未得因欲沮貢以脅
求都指揮職事語甚不遜薊州巡撫等官張漢請調保定
及遼東官軍以備截勦 上令巡撫等官明諭以不當授
職之故彼宜聽受遼東人馬且勿調 庚申 二聖梓宮

合葬於顯陵新窆 八月辛未勲輔大臣以神主升祔廟

享大禮告成上言奉慰 上曰朕冲昧愆愆累及父母今

者送終禮畢孤惟永慕轉覺不堪卿等陳慰具悉忠悃但
人子之情未盡莫如朕甚奉天勤民恐益冒昧卿等左右

丞弼頌司加忠蓋以匪之 九月乙未朔日食 壬戌

駕至天壽山行宮 十月庚午 皇太子千秋節賜文武

百官壽麵 戊寅日賜光祿少卿蔣欽癸葬欽常熟人

武宗朝為南京御史劾逆瑾擅權亂政被逮錦衣衛獄欽

獨抗言不屈卒拷死瑾誅 上允言官請贈今官巡按陳

憲復以祭葬請乃從之 十一月丙辰鎮守大同總兵梁

震卒震榆林人深沉有機畧騎射絕人初襲指揮使以敢

戰知名不十年為西遼大將號令明信每出塞攻虜虜人

憚之當大同軍變單騎入城撫定遂鎮守其地虜不窺大

同者數年最得士心其用兵先勝而後戰不專於前復與

才表 才表 才表

虜百十遇未嘗少挫其在延綏嘗即亂山中築乾溝邊牆
在大同復築五堡兩鎮至今賴之卒賜祭葬贈太保謚武
莊 十二月甲戌太常寺卿穆孔暉卒孔暉堂邑人夙有
俊才好古文辭行己端雅正德初為檢討曾忤逆瑾矯
詔調南京禮部主事瑾誅詔還原職歷陞今官當時士論
甚重之晚乃好佛學卒而棺斂如西竺法 上念講讀勞
故卹典從厚賜祭葬謚文簡 己卯授故大學士劉忠孫
存思為中書舍人 庚辰日生暈及左右珥少頃白虹亘
天又之乃散 甲申存問工部尚書陳雍雍餘姚人初知
府滿紀思言雍年九十有高行宜加禮以示風勸 上嘉

雍德壽賜以羊酒令巡按及門存問給米二石役夫二人
歲以為常

嘉靖十九年庚子春正月甲午朔 乙未貴妃閻氏薨妃
首出 皇第一子 薨時 上痛悼之追封為皇貴妃

丙午行邊使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翟鑾事竣還京詔以
原職入閣辦事 二月己卯兵部請開武科鄉試 上以

累科未見得人報罷兵科給事中壬嘉弼言取之不廣故
習者少自 陛下定制三年一試取至五六十人士皆踴

躍思奮今一旦驟罷恐士多解體詔如前旨不許妄議

三月癸巳朔日食 庶子先是御史楊瞻樊得仁奏故禮

部侍郎薛瑄國朝大儒宜從祀文廟詔下儒臣議時尚書
霍詒等十三人議宜祀庶子童承叙等議宜緩檢討郭希
顏等以瑄無著述功議不必祀給事中丁鴻等請從衆議
之多者 上曰薛瑄能自振起誠可嘉尚但公論久而後
定宜俟將來童承叙等議是 乙巳申刻黃霧四塞隨變
為紅赤色暴風從西北起壞文德坊等處夜分乃息 上
曰此異風也凡三見矣占謂主兵喪大今西北邊防為最
急當有預備之策兵部其會官議聞 四月壬戌兵部以
風霾會議上遼事 上曰國家安危重寄在西北邊邇者
虜犯我疆邊人荼毒朕甚憫之召災致異朕有所自且兵

馬芻糧歲頃調度而將官撫官咸出遠選曾不聞有紆朕
憂者顧累以兵食不足為辭此無他不能輸忠畏法耳且
今武臣有失律挫威文臣有貪冒顯著者聽科道官劾劾
其諸邊有不便者總督撫按以聞毋隱 甲戌旌表江西
南城縣烈婦胡氏氏名全姑適同邑李華華隨父適遠方
胡與姑易氏獨居姑縱淫日與惡少通胡氏貞白自誓文
不顯言姑惡時時切諫姑及惡少百計凌虐八年始終一
節後惡少與其姑謀殺之事聞詔立祠扁名哀烈賜祭一
壇正惡少及姑之罪 乙卯御史包節劾奏兵部尚書張
瓚賈官鬻爵等事瓚疑都御史王廷相嫉之因訐廷相專

事燒煨多買少艾為士林所劾笑廷相亦上狀自明給事中張堯年言瓚屢經論列宜量改用以全始終 上曰今

後廷臣務協和同德以先國家不可效尤 五月丙申禮

部尚書李浩卒浩曲沃人因天變上勵政事戒逸遊重將賞抑奔競四事不報遂六疏乞休准致仕浩為人器宇魁梧議論英發剛明不撓為時所重卒謚莊簡 乙卯興建

雷壇 六月丙戌戶部尚書蔣瑤已致仕張潤代之乃議

上四事一議財用除戶部太倉銀兩奉明旨不敢擅支外工部節慎庫見貯止有六萬餘兩而所欠夫匠物料尚二十七萬餘兩委無措辦今宜每年扣省通惠河腳價崇文

門商稅皇莊併草場子粒兩淮餘鹽光祿寺厨料兵部缺
官等項銀借支充用二議軍匠兵部見食糧官軍戶部見
食糧工匠內官監錦衣衛各鎮撫司府軍等衛查議分撥
亦自足用可省顧覓之費官軍則隸之兵部夫匠則隸之
工部各委官會同科道稽考三議工程內工如二號等殿
外工如天壽等宮今已有次第所宜併力責成若西苑仁
壽宮并六聖碑亭及各處橋梁乞暫停止四議會計卷查
四郊所佔銀兩不過四十六萬慈寧宮不過四十八萬乃
今慈慶宮已用七十一萬有奇一號等殿已用七十六萬
有奇費漸侈矣而宮猶未完乞勅內外官比量樽節務在

愛惜其有會計不實及放後軍象者治之以罪流入上
曰各財用軍匠事宜俱依擬惟西苑仁壽宮宜同欵定殿
併力速成餘暫停止

臣按張潤所疏雖有四議其實財用之不足起于冗
費之浮濫使軍匠果稽考工程果停止則又何所會
計何所扣省乎世廟勇于有為而當時為輔者如
楊廷和費宏等輩老成安靜立朝不久彼汪銖郭勳
者為國家生事苛損元氣蓋已甚矣噫工部所存者
不過六萬而所欠者則二十餘萬郊宮所估者不過
四十餘萬而已用者則七十餘萬入不能以償其出

用不能以當其佑宜有以來張澗之奏也 世宗依
擬停止其益生靈甦困蔽者不可以暫幸乎

七月癸丑方士段朝用以燒煉術干翊國公郭勛覲以進
用勛試其術良驗以朝用所化銀製為銀器百餘進上
上大悅時大工煩興財用告訿朝用復獻銀一萬兩助雷
增工費 上以為忠愛授紫府宣忠高士後術不驗人謂

先所化銀以幻術盜勛帑云 致仕刑部尚書聶賢卒賢
長壽人持心清苦始終不變卒謚榮褒 己未御史魏謙
吉言畿輔山東諸郡災傷頻仍科歛繁重閭閻小民朝不
保夕甚則相聚為盜臣切隱憂莫得其計惟盡黜貪酷別

選賢良庶可以少甦民困耳臣聞往年考察多存寬恕或
惜其科第之高或矜其歷任之淺或取其力年之精壯或
取其辦事之微長或因其請託之難拂或因其根據之難
動即貪酷顯著亦曲為庇留雖眾論不容亦止從量調在
朝廷名為宥過之仁在小民寔貽剝膚之害乞勅令部院
嚴加考覈但係貪酷者盡行罷黜則奇刻之黨除長厚之
吏進民困自甦盜賊自息矣 上以所言有憂民實意切
中考察事情詔今後部院務秉至公力祛宿弊 八月壬
戌給事中曾鈞等言用人之術莫先於謹士習而士習之
弊則庶汗之介弗嚴靜躁之分不明也蓋今之藩臬守令

多以培植為能事苟直為捷途苟且文書曲鈞聲譽而
按不能秉公決擇或以守璞而沉下僚或以挾貲而得顯
秩是蕪汙之介弗嚴也大臣為國任人循資以處常品超
指以待異材自有定見非人所得干請今一有員缺自衛
求進交爭而漸夫如其宜用何待于求如不宜用何聽
其求求之而不得則人不求之矣求之而必得則人莫不
求之矣是靜躁之分不明也至于大臣之自處則尤有可
議者古者大臣慮四方今則守局循常矣古者大臣恭儉
率物今則窮奢競靡矣古者大臣被論則惶恐待罪今則
強辯傷體矣古者大臣同室協恭今則交惡相傾矣故夫

忠佞之辨入在陛下加之意而已。上曰：魯鈞所論深中時弊，責備大臣，虜尤是自今須裁抑僥倖，為國擇人，毋徇私情，致傷公道。

臣按王廷相一疏謂大臣貪濁則小人做做奔競，既退則恬靜必退引為已過，見于自陳矣。而魯鈞之疏弗嚴，廉汙不明，靜躁即此意也。大率皆歸重於大臣。至于強辯交惡之風，則尤當時所深諱者。如嚴嵩為胡如霖所劾而乃強辯具奏，汪鋐與郭勛相左而乃成隙，各攻究其為人，皆貪鄙躁妄者，是其自虜已甚，不合公論矣。敢望其取庶潔而抑奔競耶。世廟謂

責備大臣虜尤是其所以勸輔弼而開言路者甚勤
至矣

壬午故致仕右副都御史成文卒文山西山陰人巡按蘇
松遇歲飢條上便宜民賴全活復按陝西劾秦鎮守太監
朱彬冒濫軍功且言大臣朋肆欺罔力觸權奸詔逮獄為
氏上即位起之累陞今官卒賜祭葬如例 癸未遼東

巡撫劉漳卒漳蘭州人少穎敏居官廉直所在有聲 戊

辰遼東兵變漳過亂賑飢全活甚衆復平遺孽終伏等邊
人思其功祠之 甲申以秉一真人陶典真子世同為太

常寺寺丞婿吳濬孫陶良輔俱食博土俸 九月乙卯夜

四星犯南斗杓第二星 十月戊子戶部尚書梁材卒材
大城人敬歷中外清節著聞司國計者前後十年是時二
作煩興逸費無藝材謹守管鑰出入有度一切濫請妄費
悉靳弗與功臣侵占田土者斷給還民申明守令給由舊
例天下不加賦而用亦足當嘉靖中士大夫頗尚圓通大
臣或阿上取寵而材獨屹然自守中流砥柱無媿古人後
世謚曰端肅 甲子大學士顧鼎臣卒鼎臣崑山人性樂
易無町畦自入講筵即受知于上見其朝參專令講讀洪
範 上南巡承天命居守輔 皇太子監國至是卒遺表
勸上親賢愛民保護 聖躬 上覽之悲悼輟朝一日謚

文康 乙丑禮部尚書雲龍卒謚南海人質直好古行
潔當嘉靖初張桂始倡繼統之義舉國皆非之謫獨以其
言為是屢獻議以助卒正大禮 上以其才可任公卿數
歲中超拜八座龍亦自以蒙被知遇知無不言無復顧忌
每朝廷有大政輒累數千言多見採用然剛褊不能容
論好高不達時宜初與張孚敬議禮深契後更相忤妄言
以論事不合遂相攻訐如仇讐 上亦頗厭之卒謚文敏

庚辰應天巡撫陳克宅卒克宅餘姚人為御史伉直敢
言在貴州累獲軍功居家有風節鄉評許之 十一月壬

寅金星晝見于巳位 兵科都給事中馮亮言三邊犬捷

之後虜方蓄憤積怨期于一逞總都重臣倍宜簡任上
是其言令廷臣推之咸薦楊守禮遂陞右都御史總督軍
務甲寅先是虜囚吉囊擁衆數萬由延綏西路定邊營
入寇自八月二十一日入境至九月十二日始出初入甚
銳諸將莫敢擾其鋒者虜乃深入內地縱橫鹵掠會大雨
道溼虜騎不得聘方矢盡膠總兵魏時分道邀之虜始引
旋我軍無閒志尚書劉天和以修省詔旨嚴切責之而諸
將始畏縮慮重得罪乃斬不用命指揮牛斗郭卿二人時
周尚文已革任特檄召之激以忠義尚文感奮盡銳攻之
吉囊子號小十王者衝我營中堅為我軍所殲而妻弟亦

職之虜衆遂奪氣引去總兵任傑陶希臬復迎擊之追奔
出塞斬首甚衆天和以聞上大喜加天和太子太保蔭
一子世襲錦衣千戶周尚文等俱陞賞有差巡按劉光祖
呂光洵亦陞賞巡按以邊功叙錄自此始

臣按劉天和賦性忠孝巡按陝西置巨壘庠堂之瓜
牙於法為師瑾撫誣幾死於獄矣瑾誅而守湖州均
田耗復折徵黎民感德豎立生祠尋為甘肅右僉都
漸歷兵部尚書其間勦叛爾撫答祿失以至荏浪之
捷寧夏之捷已非往時總制之所能及迺若吉囊黠
虜誰敢禦之幸而大雨泥淖弓矢盡膠縱之出境亦

稱幸矣彼則先斬不用命之指揮以威其衆復起已
革職之尚文而激其忠卒使小十王授首而考叢之
妻弟亦一旦截之豈非數世所未有之奇績耶然非
躬親駐蹇賞罰有方何以致此則宮保重加錦衣世
襲蓋亦朝廷之常典也

丙戌慈慶宮本息殿成 十二月辛未修理南京奉先殿

成 壬午春坊替善羅洪先司諫唐順之司經局校書趙

時春各上疏言乘歲元日朝賀禮成請 皇太子出御文

華殿受文武百官朝賀禮部覆言祭安 上曰朕方疾後

木全平復遂欲儲貳臨朝是以君父為不能起者羅洪先

等狂悖浮躁姑從寬俱黜為民 乙酉吏部尚書許讚進
嬰兒百問命禮部校刊

嘉靖二十年辛丑春正月戊子朔 是日雪大崇禎六年夏言
等各進頌 禮科都給事中李文進言諸臣觀舉徧事請
謁輒以書幣問遺權貴非所以風四方崇庶耻也矧明禁
在邇豈以先後異致及今不止恐轉效成風而不肖者或
陰而結附以希遷擢將來入覲者皆謂明禁為虛又而借
名科索必至不可勝計矣乞下都察院並行五城緝捕
上可其奏

臣按內外一體朝廷清肅豈非經治之世乎顧京官

每於觀年則資外官以為用而外官科歛民財以為
問遺之費內視外之繁簡外視內之崇卑禮厚則
之延譽而遷擢禮薄則計較形焉而貶削立至矣嗚
呼明禁屢宣而問遺不止蓋有由哉昔 孝宗賜劄
大夏與戴珊白金二錠諭曰朕聞朝覲日文臣避嫌
有閉戶不與人接見者如卿二人雖開門延客誰敢
復以賄通也朕知卿等故有是賜然則國家誠得此
人又何患乎而世不皆若人也俯仰有缺災際莫需
勢不得不受往來之禮即嚴明如額佐者且受卓犖
之賄也揚士奇謂朝臣月俸正米一石而 仁宗于

此遂增朝臣之俸必也俸既增矣然後責之以庶則
可不然貧窶之嗟室人之謫有不能一日安于位者
毋徒以言禁之而當以心體之則李文進之疏庶可
行乎

壬子刑部尚書楊志學卒志學長沙人在寧夏有柳門却
虜功又增築花馬池邊牆虜不能近卒謚康惠 癸未刑
部左侍郎陳璋卒璋樂清人初進士待選時以忤逆瑾放
回瑾誅起為刑部郎中諫南巡廷杖奪俸蓋以忠直自負
海內慕之至是卒 二月丙寅御史楊爵上言方今之勢
如人病極內而腹心外而百骸無不受病請畧言之一去

年入秋恒陽不雨歷冬無雪至元旦始雪即止憂言諸臣
乃以為靈瑞而稱賀之欺夫周人不已甚乎此所謂小人
而乘君子之器也二言郭勛大惡大害使其肆毒干政則
群狡趨附善類退處其為天下國家之禍日益深矣此任
用匪人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也三言四方飢饉相仍小
民委命溝壑此正節用惜財與民休息之時而土木之興
十年於此又差部官遠修雷壇昔隋以威修宮室而至于
亡國頹以為鑒此興作未已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也四
言即位之初嘗以敬一箴頒示天下數年以來朝儀間缺
經筵不御大小臣工未得一視天顏恐人心日急中外渙

散此朝講不親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也五言方士執本
道以惑衆此聖王所必誅者乃今金紫赤綬遍于羽流假
此妖誕邪妄之術列諸法禁森嚴之地貽四方之笑取萬
古之譏於聖德國體所損不小此信用方術足以失人心
而致危亂也六言御極之初延訪忠謀虛心納諫故人得
以盡言而政治得失以上聞也往年太僕卿楊最言出
而身亡近日贊善羅洪先等皆以言罷黜臣恐忠臣結舌
讒諂盈庭而上下之情不能相通矣此沮抑言路足以失
人心而致危亂也願 陛下念祖宗創業之艱難思今日
守成之不易察臣忠悃賜之施行疏入 上怒甚命拷訊

禁獄是時中外頗以言為諱而爵所論皆人所不敢者故
人皆稱其為讜 三月辛丑追給刑部尚書潘蕃祭葬蕃
崇德人先在兩廣以忤逆瑾與劉大夏俱請戍瑾誅宥還
巡按傅鳳翔以蕃平生大節視大夏等則思不宜獨誅詔
從之 乙巳賜沈坤等二百九十八人進士

四月庚申安南莫登庸面縛

軍門納土請罪 上命降安南國為安南都統使司以莫
登庸為安南都統使從二品官于孫世襲別給銀印毛伯
溫勅取回京 辛丑夜 宗廟災 成廟 仁廟二主殿
乙丑御史党承勛請勅所司各條時政缺失上請裁擇

上曰今茲災變朕心震怒為宜痛加修省以實事天所司
條上務切民瘼國體毋得為彌文應故事 丁丑詔止釐

溝橋工 丙寅勅暫止大享殿工 庚午 上御西角門

視事 丙子 上着青袍御奉天殿班詔詔天下使知一

人之重罪致上延七廟之御棲按厥咎原無可推委所司

奉行條布于後都使聞知 丁丑恭製 成祖 仁宗神

主 戊辰奉安于景神殿 五月丁丑湖廣參議方遠宜

請開海運 上曰運河一時淺阻已命官往治海運不得

妄議 乙巳漕運都御史周全奏運船淺阻徐臨德天津

水次舊有厰倉乞速議修補以番寄囤戶工二部覆言此

國初轉搬之法故于水次置倉後因漕河已定直達于京
今此議一倡則運軍懈怠而河工亦視以緩不可許既而
工科給事中郭釐言寄囤誠非舊例但河道既塞事變所
伏亦不可測不如允寄囤為便上曰寄囤與盤剝宜視
河流通塞以為緩急不可執一令差去官會同漕運衙門
協心經理以濟京儲丁未禮部右侍郎崔銑卒銑安陽
人博學好古行誼修潔所著書甚多與呂柟何孟春魏校
齊名先以簡忤忤逆瑾矯制改銑南京吏部主事瑾誅
還職尋引疾歸上即位用廷臣薦起侍經筵會議大禮
抗疏劾上勤學問辨忠邪以回天變忤旨罷歸皇本

于立選宮寮起為少詹事以病乞休許之至是卒謚文敏

六月癸未大同有大星東南流其光如炬俄而天鼓

七月丙戌有火球大如斗墮左軍都督府中閃左良父

乃滅 壬辰禮部以萬壽聖節請習儀 上曰命朝來朕

方待罪生辰小節其罷賀 八月甲午_科給事中蘇應旻

言巡撫之設腹裏易而邊方難山東易而大同難迺者大

同孤懸塞外邊患比他鎮特甚彼龍_大有者小_燕伯謹之

士耳且平生仕宦多在江南邊境操宜業所未諳若曾銑

熟于故事練于邊情 陛下用之而頗有效者也迺令任

以山東實遠其用乞將銑改任大同大有徐議別用得旨

銑與大有已有成命今後用人務審其才見在各邊巡撫
官且不許推陞別用 辛酉昭聖皇太后崩 甲子山西

巡撫史道言虜囚俺答阿不孩以求貢不允糾合諸部將
入犯山西 上命保定副總兵周徹率所部赴紫荆倒馬

等關防禦復發京營兵三千人命叅將任鳳領之會徹相
機戰守俱聽總督節制 兵科給事中馮亮御史王繼宗

張光祖言三衛不遠北虜猖獗京師百里之外即為賊巢
乞暫遣大臣一人總督薊州軍務兼理糧儲仍發內帑馬

價銀各數萬兩以備主客兵馬支用增設遊擊一人於密

雲招募壯勇往來喜峯口潮河川古北口黃花鎮諸處

備應援 上納其言命左副都御史胡守中以往 成剛

公朱希忠京山侯崔元大學士翟鑿等條上禦虜六事一
護衛京師言營兵老羸不堪用者宜命提督精練仍量調
各處邊軍入衛選用才勇之將督領營兵分布固守庶得
都御史陳九疇總兵周尚文練達邊務可俾緩急乞特賜
起用二防守糧運言謀者謂虜欲往臨清絕糧道意必有
中國降人教之使然國家全賴江南運糧而臨清又為咽喉
之地宜勅山東撫臣飭兵防守庶運道不阻三隨路設
伏言虜旣南侵宜多設伏兵以待賊兵雖多可以奇勝若
葉險不守則虜入難制矣宜令各屬城守官兵或乘高伏

弩或暮夜潛擊或積石積水或伐木縱火此用兵要計也
四招募建兵言保定河間達官舍餘素號健健今達官已調
井陘等處防守其舍餘餘丁俱騎射精熟可用宜募其精
熟者萬餘人給以軍資內以五千人兼營兵助守井陘以
五千人付一才將統兵赴臨清設伏防禦五言處置軍需
言郡縣空虛一時難辦乞發內帑銀五萬兩遣官預備糗
餉或富民尚義輸粟助邊者量其糗穀實授以官六給銀
買馬言宣大偏關缺馬宜令兵部調取寄養馬足速發兩
鎮各五千疋仍出帑銀給付陝西等處易買以資軍用兵
部覆為禦虜要策 上詔陳九疇報罷周尚文准起用

庚辰詔削大學士夏言秩致仕言久以疾在告上以
皇太子服制之議傳及示言言具疏以對誤寫字號被旨
切責引咎陳謝乞還鄉治疾上怒其恣意放恣令致仕

臣按輔臣事君無過忠謹此而一或恣肆君能見諒

者寡矣世宗優禮輔臣不惟賜之書而且編之
字號以持忠秉正分給楊一清張璁桂萼翟象昇夏
言寵用亦然蓋毫不可差誤者也况身為宗伯而天
素以知禮聞乎當夫扈行宮厨中失火已斥其放
矣及其所用密奏不遵原印又已革其職矣乃

太子服制之議正聖心悲慘之秋而復字號誤焉

謂之何哉人言嵩與言讐世宗深信其譖故每事倉皇致屋上怒噫動無過舉則情有可原而今皆自取之也特死非其罪而人或憐之云耳忠謹之心似不如此

癸未虜驟至擊武關石湖嶺山西副總兵丁漳遇敵死守臣以聞九月乙未總督尚書樊繼祖疏報虜入大同三次斬虜首級上嘉之兵科給事中龍遂御史傅鎮言山西巡按王達謂虜從容出關調至延綏大同兵並未見敵直隸巡按譚學謂虜回未戰同時矛盾宜行查覈上令紀功科道勘實回奏朔國公郭勛有罪詔獄先是禮部

給事中臧賢劾郭勛逞肆兇狂假煙威福督理營工占役
賣放恣為貪橫田園甲第併吞遍于京師水運陸輸括充
及于天下勳疏辨乞罷 上優詔報之已而六科給事中

李鳳來復劾下都察院指實陳奏叢勘未獲刑科給事中
張允賢復劾都察院聞命四十餘日遷延不勘畏葸勢而
慢朝廷 上曰郭勳等乃敢蔑視國法選鎮撫司拷訊令
勳從實陳狀勳疏辨 上允之命給以勅勳私心不便勅
又不領科道官復摘疏中有臣姦何事臣黨何人又有何
必更勞賜勅等語顯係不遜 上大怒曰何必賜勅等語
豈是臣子對君之言殊為侮悖無禮陳鍊王廷相扶同抗

這一併勘奏于是工科給事中高時遂盡發劾奸利者言
南京淮揚臨清徐德財賦之地皆置私店水陸舟車皆憑
金字牌騷擾閩津侵漁民利太監蕭敬魏彬等各奉田宅
舍每一區直銀十數萬金輒用強占管各官護給 御製
龍牌并所創庵寺廢毀無存復將銀貸運糧軍士將將宜
船准折拆賣每年領班各官到京俱有見禮將班軍行糧
賞米扣除其惡可勝言哉至如重犯張延齡包藏禍心
在不赦代管庄田即此一端槩可知矣 上令究問悉
三法司論死坐交結朋黨紊亂朝政律妻子給付功臣家
為奴追奪封爵鐵券誥命疏入不下 十月癸丑朔親

科道官張翔翼張光祖泰山三關先于八月間被倭答

阿不孩深入數百里殺掠極慘人煙斷絕于時 皇上責

夫同諸將不行截遏諭總督樊繼祖嚴加懲擊巡諸將慢

不加警俾虜得志徜徉而去曾未三日而吉囊之衆自平

虜衛入時繼祖駐師大同左衛諸將咸會若能合力拒戰

使虜知我有備必引去矣乃爭相飲避遂使虜長驅入寧

岷關而興嵐汾石之間再遭屠毒計今地方傷殘之慘不

啻八月真可痛心扼腕夫俺答之入寇也當繼祖承簡命

之初倉卒調度責効固難及吉囊之入寇也正繼祖閱兵

天邊之日將帥雲集發縱甚易顧乃漫無籌畧繼虜入關

受命云何節制安在伏乞 聖明亟加訓飭責以後功
令戴罪督兵極力血戰以副簡任初意

臣按青居總督而勢當俺答吉囊之橫自揣不堪爲
能者以自代可也不然奮勇發謀激諸將以忠義不
能一鼓而擒亦當逐之境外庶可以紓 天子北顧
之憂夫何旣不能戰又且冒功黎民死者無限而獨
囚之首級安在此其失機之罪斷不容宥及張翔翼
等勤實而 世廟猶令戴罪立功嗚呼 君恩厚矣
如職守何

丁卯復大學士夏言少傳原職仍赴闕辦事 起原任

部尚書許讚復職 十一月丁酉 上以鹽法之壞起于
多取餘鹽銀兩失朝廷飛輓大計以致各邊糧草不克仍
命戶部議于是尚書李如圭奏鹽法不行蓋由占窩賣窩
之弊未革以致商人無利宜行嚴禁其餘鹽似難輕革兩
淮餘鹽價銀稍多令每餘鹽二百斤淮南五錢五分淮北
四錢其有資本不足不願附帶者聽如此則商窺兩便邊
儲有資矣 上曰變亂鹽法起於餘鹽邊儲不充私鹽盛
行正田於此其亟罷餘鹽惟遵 祖宗成法行之 乙巳
金星晝見于巳位 十二月巳巳詔宋儒程頤二十八代
孫程心傳襲五經博士 庚辰禮科給事中章允賢劾奏

薊州總督胡守中言兇犯郭勛拘囚重擬又併其黨與而
悉除之矣至會審之時他無一言獨謂守中以恩讐報則勛
得勢之時守中同惡相濟昭然甚明聞其初結納拜勛為
義父家奴孫淮等亦與執袂為友此豈在孫淮下耶自洩
任薊州假以修建極被侵漁如責報上中下三百六十家
雖都御史翟鵬亦以上戶被徵科罰諸將領勛以百千計
巧立名色贖貨無厭總邊要畧毫末之聞而區區未逮樓
之建馭夷大體毫不之顧而拳拳為欽賞之乞臣聞奉命
戒行之日擅作恩威廣行論薦不俟批發先以私示與為
帝旨此何心也已蒙宸斷留中不報却復鑽謀吏者陰

私鬼魅蓋不可測矣疏入詔逮至會訊言守中本以反
小人貪殘賊吏虛張虜勢假稱犒賞冒廢帑銀鉅萬罪已
不赦至修遠來遠樓斫伐潮河川一帶林木自撤藩籬其
之極典尚有餘辜依例論斬梟示 上命監候處決

臣按北寇猖熾專命總督則雖才望素隆者猶恐不
堪也于時郭勛用事乃以義子胡守中往夫守中阿
附權勢名節掃地豈堪大任贖貨價威已失軍民之
心矣乘遠一機何足耀虜而斫伐林木使虜得以長
驅通天之罪尚忍言哉以此知郭勛者市私恩而忘
國計胡守中者隨邊防而蔑遠猷典刑之極又復何

辭

批

--	--	--	--	--